

大號哈德門

鮮角
愛愁煩悶
是一種妙法
是吸哈德門香烟



A879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六日

癸亥年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小說日報

北五

發行主任黃冠卿

編輯主任徐枕亞

廣告主任孫緯才

大來汽車公司

天七廬主人書例

四尺聯三元加一尺加二元堂屏等可以類推劣紙及扇面不書當代名人書畫大觀及神州吉光集均有書件可見
北京西直門站長張震生君

許廬父招收遙從弟子

每十日為一期每期由廬父寄題作課一學額暫定五十名一學費第一年每人每月一元五角全年十八元專學小說者倍之如
小說範圍分言情偵探武俠家庭社會滑稽等門類及文官白話新體等說尺牘公文小說傳記詩文及各種實用之文皆在教授之列其專
書報雜誌刊登如有酬贈原著作人得半其餘存廬父處為將來組織社刊之用凡學生購閱該報及情願誌只取半價如限於財力不能購閱者由廬父介紹至各
備資在該社名義之社刊未組織前得以小說日報及情願誌代社刊之用凡學生購閱該報及情願誌只取半價如限於財力不能購閱者由廬父介紹至各
（大多數書局皆所發識可照同行批發價格）惟郵費須各人自理一書外埠學生向來改課極注意批評俾學生了解文法較易得益（廬父常以讀
晤（如至發達時期尚擬舉行星期茶話會等藉通聲氣而資討論但現時未能辦到）一諸生所用卷紙概由廬父寄發不便由廬父代辦大抵較平常以讀
正之有志從學者可先寄四個月學費普通六元專學小說者十二元由廬父寄上收據連同課題卷紙一併郵奉一本簡章有未盡處得隨時函修
通訊處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德德里一號（中法學堂隔壁）清風明月廬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Novel Daily

號九十六百二第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口路馬三街平望海上立設館本

例刊告廣

期四行後行長同角大日
面厘每幅四行普中洋每
議長字短角每通總六行

九八路派上刷明者印
號十中克海所印光刷

本報特別啓事

大刷新 大贈品

本報日出三張已出二百數十號特約撰述者皆爲海上名人兼收並蓄無美不臻在各小報中可稱獨步茲當刷新伊始特備極大贈品以酬定戶雅愛

定價及贈品表

報全	年	半	年	三	月	一	月
贈金	拾	圓	五元二角	二元七角	九	角	
品一	枚	手	表	約指一枚	四指一枚	四指一枚	四指一枚

欲收古董者鑒

敝處藏有古畫十餘件計開玉石觀音一件犀角爵杯一件宋汝磁香爐一件宋磁盆一件西藏金佛三尊宋鈞瓶一件周鼎一件粉定磁一件緬兒眼四粒趙子昂插頁八張以上諸品均爲希世之珍現願廉價出讓合意者請來接洽 上海法界八仙橋中法學堂北一號孫德慶啓

上海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發行國貨素精及素精長壽麵質味鮮潔洵爲衛生家必須之品

綺芳浪墨預約

「浪墨下集」刻已付印。序言。有李涵秋撰。樞王西神徐枕亞倪映池包大笑李定夷嚴獨鶴葉楚倫許廣父許指嚴貢少片天盧我生程瞻廬孫漱石何鳴天台山農周劍雲張乙盧胡奇盧鄭逸梅嚴壽聲施濟華顧明道吳東園林翠南郭元覺袁寒雲金粟香諸公。跋語。沈鴻鍾許廣父俞天懷徐天嘯嚴美孫諸公。題詞。王西神題詞十三。內容。小說詩文等約十萬餘言洋裝一巨冊實價兩元預約一元半郵花代不折不扣 通訊乞寄上海伯頓路五九號孫綺芳

爲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

凡與先生交者。莫不知先生爲多情。而其夫人蔡藻珠女士。則爲紅顏薄命之尤。與先生伉儷十三年。其生平歷史。實一部絕妙哀情小說資料。盛年夭折。先生傷之。製輓輓之曰。『總算好夫妻。幸其死不棄其生。先我道脫塵網。』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着麻衣。『觀此聯可以知其梗概矣。』同人等與先生善。敬爲代徵悼詞。及雜憶詩四十首。哀感頑艷。字字血淚。合印一冊。欲閱者請函開姓名住址。附郵三分向清華書局索取。即當奉寄。先生自言。將有『蕊珠沈沈』說部之著。倘蒙海內人文。錫以珠玉。不論何種文字。均所歡迎。擬彙刊卷首。出版後各贈一冊。藉留紀念。尙祈不吝賜教爲幸。

許廣父 李定夷 潘光祿 全啓
郭元覺 孫綺芳 鄭逸梅 俞天懷
吳雙熱 鄭逸梅 俞天懷

小言



有許多很尖刻。爽快。有價值的文字。却做到緊要的地方。因爲「過」一種關係。不能直捷痛快的明明白白寫下去。却請出這個口字來代表。給讀者一個悶葫蘆。一定要讀者費了許多精神之後。纔能夠意會出來。所以我想。我們要說的。或是批評的。不妨說了。批評了。何必鬼鬼祟祟的用口字。

倘使怕人來交涉。那末爽爽快快的不必動筆吧何苦討這種煩鬧呢。

窗外鴛鴦



月白風清。長夜迢迢。斗室閑處。獨坐無聊

誰之罪



胡志翔戀李和素秋發生了戀愛以後。他們倆

的愛情一天深似一天。誰也不說他們。是一對將來的佳偶呢。

素秋的父母。因爲年老無子。所以愛重他。比珍珠還要寶貴幾倍。常常想選一位乘龍的快婿。來慰藉他們的桑榆晚景。

胡志翔奉了父親之命。要到美國去留學。素秋也冀望他早日成名。再回來賞受這人間絕福。可以圓滿他父母的慾望。

志翔到了美國以後。他的父母。用一種買賣式的手段。把伊嫁給了一個執持兒。素秋那裏肯從呢。他的父親猜透了伊的個中底蘊。就大罵特罵道。你這不爭氣的東西。富家公子你又不娶。偏要跟着乞丐般的志翔。噫。你糊塗。做父母的不是不能糊塗的。你不去。到了那天。看你丟了去。……

素秋眼見得如此。索性聽了他父母的命。等喜轎到了半途的當兒。從袋裏拿出一把小刀。對咽喉一刺。唉！誰之罪。誰之罪。……

一封離奇怪誕的信



懺惺先生。慕名許久了。以不識你的地址所在。不能和你通信。我心裏實在非常沉悶。非常不快。今兒得同學程君的報告。始知口口社即爲你的通訊處。所以我立即草這封淺陋不堪的信來給你。自己也太冒昧了。但爲一時敬愛的性慾衝動。所以

煙珠聯吸

大聯珠牌
國貨香烟

價廉物美
天下無雙

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本報各欄均有版權不准轉載

近最

青燐血記

(九)

淒音致人失歡是亦不可以已乎樂止席徹白門郎有事出命雅透件余開談命叩雅透以赴美留學狀況並對於祖國觀念奚若雅透曰妾腦筋最簡單最易事如夢不復記憶惟方寸中有一不可泯滅之跡象荷有侮辱我國家侵害我主權者乃為吾仇不禁動色相爭悻悻無已雖起劇烈之衝突亦所不計故妾留美三年列國同學相聚一堂莫敢公然評議我祖國者日女春子偶詆吾國纏足吸鴉片之醜妾竟揮以老拳大肆門毆幾釀國際交涉頗足為吾國女子留學界一大紀念也余曰姊留美既久亦得知己否雅透曰有之有名利克斯頓者英國產曾畢業於柏林大學懷爽多智青年中鋒鋒者也妾雖與訂交且生戀愛後因祖國關係各持異見因與絕交捨此則茫茫塵海惟白門姊為生死交矣談次白門郎未至雅透因出棋坪對奕余入局時攻守失利勢將敗北竭力防禦漸操勝算局終雅透竟輸二十餘子忽聞扣門聲甚厲雅透推扉而起囑余暫避啟視乃白門郎也白門郎服極整齊之制服顏色慘低聲謂余曰事敗矣可奈何因疾牽余裾共入秘密室出手鎗刺刀備用囑雅透至門外守望有警速報余急叩其故白門郎曰余輩喬裝冒充偵探之事洩矣虎狼之禍不旋踵而至倉卒有變妾負君矣君能助則助之不則請從此辭無相累也語未已老叟飛奔而入含淚告曰老：萬死當前不知退懼今日擊姊等遭此奇變安忍坐視督署兵來當與決一死戰白門郎曰既承相救尚有一計可施不知亦肯俯從否余曰僕既以身許姊何事不可相從惟事貴神速當此千鈞一髮之際不宜遲緩從事白門郎曰督署派來捕我之軍官名吳隆孫此人勇無智貪財好色適接密報吳從浦口來或尚有一小時之延擱妾欲君一易服裝共拿此賊如何

處世防身

上下兩卷 定價四角 特售七折 欲購從速

是書為郭元覺先生最近撰述郭君曾任軍政學報各界要職文筆高超見聞廣闊書中所述離奇案件甚多五花八門最饒興趣不徒供茶餘酒後之談亦可作處世防身之指南也 現金徵求詩文小說百字十元詳章刊入本書上卷頁請閱者注意 總發行所 上海法界太平橋震成里十四號上海高等國文研究會 寄售處 上海望平街小報館

接第二版

也顧不得許多了。我在同學程君家裏。看見你給他的幾封信。我就知道你境遇優裕。學問高深。且也是個傷心客。我平白地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愛慕。從心坎中生出出來。再也抑制不下。你信中「給程君的信」說。讀書是沒大用處。投稿作小說。更是阻止青年富貴之利器。這幾句話。看似平淡。却句句含有至理。我從此就曉得你是個此中過來人。目下對於一班無聊性質底出版事業。沒進步式底投稿做小說。是很抱悲觀的。但是我却不這樣。以為不作些無聊的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呢。話雖如此說。不過我是一天到晚。沒正經的事。比不得先生。研究英文。討論哲學的駢文詩詞。東想西想。東看西看。弄得怪繁忙。所以我這話。終不應該對先生說啊。

先生的新學。是大約不能澈底明白的人。不過你底舊學。我三年前所寫的詩文小說。來求你刪改刪改。但不知你可答應我嗎。我從來沒得見你的顏色。但開程君說。先生雖是盛名。但一種憔悴不揚的氣態。是帶得深重的。論先生的境遇。說不得不好。那末要這樣的終日不快。究竟為着什麼。我思來想去。到如今還大惑不解呢。

先生的性情。大約是很和平。先生的對待朋友。大約是很誠摯。我雖沒得和先生接談一次半次。但從程君處打探得明



自悔井

第七幕 張氏 大老爺吓。你饒了吾二人性命罷。銀子都在皮箱裏。 (心齋將他母子二人。捆綁在地。又將棉花塞住二人之口。劈開皮箱。將銀子取出一大包。背之而去。周氏上) 周氏 啊呀。嫂嫂。你二人為何坐在地上呢。啊呀。你二人被繩子捆住。為何不開

明白白了。我終以願得和先生晤叙一次。以為生平之幸。話是說不完的。越想越多。越寫越難。說得太多了。言多必失。寫得太難。過難不通。我恐怕這樣。我也就此問先生說一句英語。『哥特排汗』

你的初交羅秀芳。這信是去年一個不相識的女學士。寫給我友懷梓君的。信裏字是用淡墨水寫。潦草得很。我斗膽代抄出來。付刊本報。博大家笑笑。

綺芬附識

心齋 吾幾天一路辛苦。方在好睡。你們為什麼在此大驚小怪。鬧不清爽。 (心齋解開他們二人的繩子。解繩子去棉花) 啊呀。不好了。不好了。只是怎麼說起呢。嫂嫂侄兒醒來。 (二人皆聲氣斷續) 叔叔嚇死吾了。嫂嫂。為何不叫喊。 強盜鋼刀在手。一叫喊就要殺的。 (哭介) 有多少強盜來的。 就只一個強盜。『哭介』 啊。竟是獨腳強盜了。 啊呀。皮箱一起開了。 想是銀子。都放在皮箱裏麼。 被強盜一搶搶去了。『哭介』 這還了得。不好了。叫吾嫂嫂侄兒如何度日呢。『假哭介』福保娘。快快扶嫂嫂侄兒到你房中去。安一安神。待到天明。吾去報官追究。一定要他替吾破案。只這了得。『向張氏福海』嫂嫂侄兒。事到如此。哭亦無用。終有吾心齋照應。決不使嫂嫂侄兒受飢受寒就是了。快快到吾房中去安一安神。再為斟酌。『心齋扶福海。周氏扶張氏進去。』

『閉幕』

申明由小說日報介紹者祇收墨費一月爲限